

散文三章

□ 彭海玲

窗前景

初迁此地，独居一隅，透过隔出来的窗，过的最简朴的“六一居士”生活。不过居室里没有绿植。

厨房里一扇窗户外视野广阔。餐桌旁，每日坐在这里看书，眼睛可自在地眺望窗外。天边的朝晖，绿野平家小院，石板古桥，以及河面上的真真有世外桃源的惬意和从容，不像是都市拥挤而匆忙。

清晨，一溜长长的荷塘花，静悄悄还未来开，粉已初上，隔着窗，闻不到却伴着入梦，夜间从荷塘中传来蛙声交响乐般入眠。太阳露出脸蛋，又躲起来了；再次冲雾，放射光芒，晚稻秧田慢慢出现了影子。渐渐地，影子挪移到堤岸，直面上，炙热地拥抱着我，斜着避开点，灼伤了双眼，炎热的一天开始了！

午后，阳光移至别处，再开窗探，一边在烘烤中安静下来。只有两三只落在绿油油的田里、河间，悠闲的轮船从河里经过，白鹭停下水边，抬起头，微歪着，倾听，并没有逃走。待水面平静，它们开始了互相飞到岸边的水草上，又点水嬉戏。

在这样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微风轻拂中，暑气渐消，心境渐静，在荷塘边随意找一个石凳，坐下，或者仰头观看月亮，或者静静地看荷叶轻轻摇曳，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那些久违了的纯粹时光，

也变得亲切起来。那一缕荷香，那一份悠长的夏韵……

留得盛夏听蛙鸣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阵阵的蛙声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在恍惚中，记忆里又浮现出一片小小的池塘，以及那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，是小镇的夏夜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，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，孤独而悠远，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的窗，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。

儿时的我，居住在家乡老屋。低矮的平房，红砖黑瓦，以及茅檐上的青青草都温柔可亲。虽是老屋，但我并不觉得它老。它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，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。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蛙声就会如约而至，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，或蹦跳于菜地间，或游弋于池塘，或穿梭于田野。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，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，慢慢扩散。蛙声一天天地热烈起来，到了盛夏的时节，蛙鸣声也拼尽全力，到达极致。尤其到了深夜，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的力气，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。这里一片，那里一片，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，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，俨然是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。

炎炎的夏天，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会搬出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。而我和妹妹

也变得更亲切起来。那一缕荷香，那一份悠长的夏韵……

留得盛夏听蛙鸣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阵阵的蛙声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在恍惚中，记忆里又浮现出一片小小的池塘，以及那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，是小镇的夏夜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，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，孤独而悠远，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的窗，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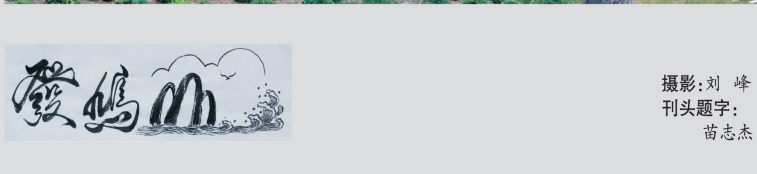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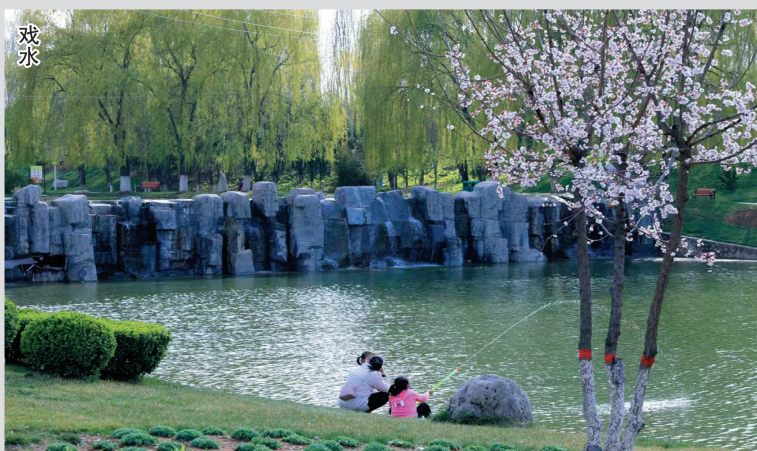
儿时的我，居住在家乡老屋。低矮的平房，红砖黑瓦，以及茅檐上的青青草都温柔可亲。虽是老屋，但我并不觉得它老。它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，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。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蛙声就会如约而至，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，或蹦跳于菜地间，或游弋于池塘，或穿梭于田野。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，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，慢慢扩散。蛙声一天天地热烈起来，到了盛夏的时节，蛙鸣声也拼尽全力，到达极致。尤其到了深夜，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的力气，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。这里一片，那里一片，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，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，俨然是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。

炎炎的夏天，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会搬出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。而我和妹妹

躺在凉席上，仰起头数漫天的点点星光，家门口不远处是一片稻田，清脆悦耳的蛙声从稻田里传来，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。而奶奶则摇着古老的扇子，为我们驱赶蚊子，给我们讲故事。奶奶总会把爸爸童年时的顽皮捣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听。蛙声和奶奶的说话声重叠着越来越小，有时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只见奶奶的扇子越扇越慢，最后终于从手中掉下去，奶奶头一歪也在躺椅上睡着了。

年龄稍长大些时，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夜晚凝神静听蛙声。这时候的蛙声不在聒噪，温柔了许多，像是在演奏一支优美的田园浪漫交响曲，舒缓而悠扬，轻轻漫过心田，芬芳着我的梦。有时候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躲过大人们的眼睛，偷偷地到对面池塘边去，想近距离感受一下蛙声。有时候青蛙就在眼皮底下，便三步两步想上前一探究竟，但青蛙们像是接到统一的指令，突然都停下来了，大约这就是“戛然而止”了吧？可当我走远了，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起来，可是回头看看什么也没有。于是，我蹲下来屏息静听，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，第一次离蛙声那么近，觉得是那么动听，那么可爱。

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，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如今，蛙声与我渐行渐远，我无数次在梦里聆听故乡的蛙叫声，我知道那一定是故乡在呼唤我，是亲人的企盼。此时，窗外一片静谧，我又深情地梦回故乡。



摄影：刘峰
刊头题字：
苗志杰

一缕荷香入夏来

对于荷花，我一直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愫。夏荷的清丽，秋荷的孤傲，冬荷的苍凉，披着我的镜头收入，化作恒久的美丽。赏荷的最佳季节是盛夏，面对夏日的别样丰采，总会有点点滴滴的印记在脑海浮浮沉沉。那一个夏季，那



吃野草的羊群

早饭后，牧羊人拄着铲棍，挥着鞭子，羊群出发了。栅栏的羊们，一夜颇觉漫长。百像释放了似的顿然轻松。一身白褂，一路上咩咩欢叫。自得，像游客流览名胜风光。一株青草的生长，为羊生长。青食的春草才刚见世面。

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

每一条河流都可供它狂饮乳汁，大地上就是它安心生息的圣地。
春天一来，太行山拱手让出，冬的粗犷，裸露，高亢，豪放，绿了的山体，像宛约清秀的江南，矜持含蓄，柔和的犹如温情的情人，俨然换了一季流行的新时装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伤心的花朵

桃花杏花开得洋洋得意，在枝头又是唱又是跳的，似村庄的秧歌队歌舞欢腾。一记风声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道：你高兴什么，你开得花还是去年的老样子，有什么新鲜，一句冷话，让枝上的花朵伤心了好些日子。
一棵树的表白
一棵树的拥有，它只属于世界的。

某城市家园所见

大地让它深深扎根，粗壮，发达，它不敢自傲，只能谦逊，自知为世界奉献绿色理所应当。深秋，满树黄叶纷纷落地，它无怨言。任时光如何搬弄，摆布，它只认准一个道理：它的拥有，只属于世界的。
在这座小城里，一所住宅家园，一树树杏花开了，整个小区变得面目一新。在楼上住了一冬的老人，下得楼来，她手握哮喘，口喷哈气。

学吹唢呐的女人

村庄的早晨或夜晚，一个女人吹起了唢呐。柳园内蝴蝶翩翩飞舞，杏蕊间蜜蜂嘤嘤。新时代的春天如花园一样芬芳，阳光照，枝间落下斑驳的倩影，花间莺啼，杜鹃鸣声，洒落的花蕊纷纷落地。时光啊，慢些走。

山绿得如碧水哗哗有声 (组诗)

□ 刘青云

魏慧梅